



天民遺言

上本



□ 13
3071
1

天民遺言



13
3071
-3
號3071
卷1

新金圖書
敬
下
華
月

藏書田

天民遺言

嘉言懿行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嘉言由懿行立後鑑因前龜驗予弟亮嘗事於予外養不越內養不疏德義日修學問兼長忽病而卒嗚呼痛哉見其手筆潛然莫禁頃者門人搜求遺稿于弊笈中欲入諸梓以便于初學予亦不得已訪詢遺言于同志中集錄若干篇以附其後享保己亥九月十五日并河永崇永父述

天民遺言上

世事讀書

問世事紛冗不暇讀書廢學日久爲之如何曰所謂
世事雖多盡是人道人道不勤而更何爲學問之
道不在讀書上而在實行之上孔子曰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矣夙夜欲利入仁之方也夙夜欲利已
不仁之事也既而又曰欲以閒暇讀書則恐無讀
書之日欲以有餘周窮則恐無周窮之時
道乃人之道也謂之彛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
所日用固無難知難行者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
得親師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爾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亦由所易知易
行而著實作工夫則無不有益者

如讀語孟須要看得聖賢深意之所在與其機宜之
所存其答仁孝政事之問皆因其材而篤焉故其
言有先後之不同也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之類而可見矣且要不蒙蔽於解釋注疏
拘泥于言辭之上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注者云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豈有
孝弟來恐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蓋謂自
家元是萬善悉備天然完完全全自足之物豈有

四者而已哉語孟之中曰仁義曰孝弟皆就人心發見上而言註者之謬實因以仁義爲未發也孟子首章註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此亦誤矣按此放於利而行之利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欲益於我國必損於他國之意也故下文分明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凡國貧則不能恤下民救與國兵弱則不能備不虞制凶暴不可以爲國也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是皆聖賢之事業孟子何以拒之後之學者以學問事業判然爲二故高談虛玄研精性理以爲儒雅以爲得道如經濟之業富強之策反以爲卑野附之事爲之末不自知陽儒陰佛實可歎哉

操存擴充

或曰先生平日之言學問之道專在操存擴充敢問其下手工夫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謂不言而喻不思而到無時無處而不有四端也然賢者而後恒勿喪焉耳如庸人不能無

昏昧放逸自棄自暴之病故學者之要在操存焉耳是以朱子立持敬主靜之說陸子有收斂精神之言亦可謂實勤矣然其流弊將必有專虛守枯調息澄心靜坐一室者此皆助長之爲害亦已甚矣孟子所謂操也者譬如舟師操舵乘風鼓浪雖如無所事事而使此心在焉則涉浩蕩無際之海凌巨濤萬里之險無有覆沒之難遂到其所期之津若學者亦無遺忘無助長則此心自存乎我而見當惻隱者便惻隱之心愈切見當羞惡者羞惡之心愈浚見當辭讓者辭讓之心愈厚見當是非

者是非之心愈辨無復有騷孽奪宗認賊爲子之弊擴張大也充充實也人人平日應事接物之間使四端之心皆張大充實而不虛餒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邇之足以事父母遐之足以保四海矣且夫四端之心之發也無親疎無遠近無輕重無小大隨見而動隨感而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自親及疎也自敵鯨之一牛以及凍餒之百姓自匍匐之孺子以及蚩蚩之黎民自嗟來蹴爾之食以及千駟萬鍾之祿者繇小逮大也

後儒知無私欲之爲仁而不知濟民利物之爲仁其
學樂枯寂之弊也

如記誦文辭之學恥一字之不穩一物之不知者恥
非其恥而恥心亡矣所謂廢孽奪宗認賊爲子之
弊也

聖人本領

學者先須要知聖人之本領蓋知其規模之大才德
之盛而後可以論聖人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者是德量也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者是才略也合而謂之本

領語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苟有用
我者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才德之盛豈可
限量哉然世知德者鮮矣是以其見而知之者唯
有子貢之徒在也其聞而知之者獨孟子而已矣
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則見而知之也孟子曰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聞而知之也是皆感
觀得乎夫子生存之日行事之跡者如此矣宋儒
之言曰孔子豈賢於堯舜乎但門人推尊夫子之
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云爾此但以信之不篤思

之不精徒知崇尊夫子而不知其才德之盛也蓋
夫子之道海內仰教萬世取法者自後世見之則
固已如此然而當時門人宰我有若之輩豈能逆
知之而推尊之者哉後之學者豈徒不知夫子哉
又不能知孟子矣宋儒解孟子致為臣而歸之章
云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
為國人矜式者云云是實大措大眼孔小之所致
而欲待孟子以大學博士國子教授之事也孟子
之言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亦如此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
不能用而去爾此與夫子去齊其意相同矣學者
苟不知聖賢深意之所在而立大有為之志何足
以稱儒耶

大學

大學之書龍頭蛇尾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此鄉曲市井之人亦猶可能也至
如子路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則非有果決之質幹蠱之才者不能也救時
之事業經濟之先務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中庸

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謂之中庸與所謂中行
其義相同矣如伯夷柳下惠雖已至聖域而未可
謂之中庸仲尼之不爲己甚乃是中庸

天命之謂性一節簡約切實說出學問之大綱蓋性
者人之所稟乎天而自然之實德卽是仁義禮智
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能脩斯道以建其有極使
斯民之善道而不陷于邪路故曰修道之謂教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皆率性之謂道之謂也故荀
子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也或曰仁義禮智四
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者此浮告子義外之
說而非子思孟子之旨也

中庸發揮云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
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誤攙入于中庸書
中耳可謂卓見矣宋儒嘗主張此語極論未發之
中大害于道也

舜好問章述聖人之大德夫好問之益大矣而雖錮

儒輩猶未有能行之也。且於高遠幽妙之理喜而尋究之，於淺近易知之言忽而不察焉。殊不知道不外於人倫日用之際，而尋常說話中自有至味存。唯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其所以爲大智也。兩好字須浚玩。

賡隱章及與天地參無聲無臭等語，皆是贊道之詞。宋儒以爲實話，故其說出於高遠而大誤道也。

第十九章詳說宗廟之禮，所謂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治邦之大經，悉備矣。誠能行是五者於天下，其欲不治可得乎？論語所謂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宜以此章爲注腳。

書經

書經載四代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高出於六經之上。蓋聖人之學，本主經濟，尚書記其實語，蓋述其道，可謂相表裏者也。學者務善熟讀焉，則長一格，價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可謂知言也。

二典具述堯舜之作用，可見其授禪巡狩封山濬川分命九官制禮作樂，總是何等力量，何等運用。臯陶益稷二謨，都俞吁咈之美，粲然可觀。言言句句

具眼深玩則於治國之要必有所見得焉洪範亦具列經世之條且五皇極論人君建極之道最有深意當欽服焉陸象山曰唐虞之世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蓋謂此乎
今文金勝一篇固非伏勝之所傳予竊疑焉頃日偶閱王廉所著金勝非古書論益知其偽撰古文先儒多以為非真予嘗引證傳記以詳辨其偽書序疑出于偽作古文者之手乎朱子已揭其牴牾大序亦非安國作陳同甫以為魏晉文字二子之見卓矣

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于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之于諸君耳

詩經

詩道志古人之一言至矣盡矣夫詩無善惡無邪正皆可以見人情之所在也先王之治天下禮樂制度政教號令臣子之事君父服勞幾諫陳善閉邪皆莫不具備於此矣所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及授之以政而能達使於四方而專

對者亦皆以其能通于人情而達于世變也倘否
則所謂墻面而立者也其不行也必矣
夫子訓伯魚以為周南召南蓋兼三百篇而言非止
以二南也觀伯魚對異聞於陳亢曰不學詩無以
言而可知矣史記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
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蓋以有古書所
引逸詩之在而言然恐非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子
已稱雖多則當時既止三百篇而非夫子刪之的
然分明

鳥獸草木之名朱傳全據陸機草木疏考諸爾雅本
草等書有舛差博物之士須辨識焉

易經

問易之書先儒以為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然乎曰吾
未能信之歐陽公亦已有說蓋明夷六五箕子明
夷利貞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邪是不直指曰誰何氏之稱也且既濟九五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受其福大畜六四童牛
之牯如此辭氣全不似廟堂大人之語而相近乎
閭井處士之言者亦有之矣敢問語曰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也曰先儒已疑此章有誤字語意全不通亦不足以爲證也而莊周易之爲書固卜筮家之言而非聖人之學也觀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及左丘明之所錄而可見矣後世儒家有程傳道家有正易心法佛家有周易禪解皆各假之以說其道耳固非易之本旨也雖兩漢唐宋名士宿儒皆以爲義文之所重畫周孔之所繫辭此所以不能無太極無體天人一道之說陰陽消長理氣聚散之論而卒馳于虛玄遠于民彝也夫天下之事豈惟六十四卦之所能盡哉其

於一事亦豈六位之所能兼哉學者苟能熟讀詩書語孟而至於理明義精心知通曉之後則其人倫日用之常天下時勢之變雖不假陰陽卜筮之書亦豈有難處之理耶

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先儒以爲垂致治之法於萬世者恐不然此書專爲憂當時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廢後春秋作言及周室之赫威浸衰先王之遺躅已熄而風刺之發於歌謠者亦亡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

懼作春秋則非爲垂百王之大法於萬世而作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於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所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
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發其新意而復其舊章
其義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卽用舊史是也夫周室史官之書法不獨
魯有之天下諸侯亦皆有之故曰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是以當世雖亂臣賊子日熟其
禮耳習其典至若趙盾之奔許止之藥之事其臣
子能自愛其罪而不辭史官亦直書其弑而不容

疑也况夫子以天縱之聖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天下豈有
所逃其情哉此所以當世之亂臣賊子懼而不得
肆也法與世變禮與時殊故及至後世雖老師宿
儒亦或不能盡達其義况初學鯁生乎况於亂臣
賊子何懼之有王荊公以爲斷爛朝報蓋謂此乎

周禮禮記

問周禮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孟子所
不見非其真也的矣故程子亦曰周禮不全周

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是也

問禮記曰先儒已論之其書麗雜而間有格言故反迷眩人也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言而作為歌哭不同日之語遂使程子得狂死市之嘲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蓋謂發作而能勤勉其業而非謂以東方未白而必興也禮記因其語而設成雞初鳴咸盥漱之法是故世之稱小學家者流之徒以村雞初聲之時咸盥漱櫛笄衣服佩用秉燭照步徑適父母之寢室彊問其燠寒

疾痛使其親不得安眠亦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嗚呼信哉

貢法

問貢法曰班祿爵之制徵兵賦之法宗廟朝會之典宮室衣服之用皆出於此則經世之本治國之要也上稽唐虞下閱三代什一之外有貢篚之物加以兵車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今夫本邦於兵賦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則取之乎公而不取之乎民大率用十四之法者亦不為甚過多矣然如重之以一毫則真大桀小桀也可不懼與古

人所以督責澁耕易耨乘屋播穀之業而使民不
得緩佚者蓋無一夫之不耕無一婦之不織國不
乏於九年之蓄積則雖有堯水湯旱之災使斯民
自無有凍餒之患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此之謂民之父母後世天下之人牧能有志于此
者鮮矣故浮費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
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于請容近昵之僥倖廢實
均實贏之法而取民無制壞常平義倉之典而倉
廩懸磬凶年荒歲則富商大賈專財謀利遇糴閉
粟故生民之塗炭於此極矣實可歎哉

樂

問樂曰里巷之謠樵漁之歌豐年則有嘽諧之音荒
年則有促蹙之聲其本只是相判乎和平之心與
鬱憂之氣耳韶舞猶存而桀紂亡雅樂已絕而漢
唐興則特在乎其本而不在乎其末也本邦所傳
唐樂高麗樂舞容異俗聲音殊風故通其義者幾
希矣則於風化何益之有如平重衡就擒彈黃犍
急伶人助元見麟弄還城樂皆其義之所取本無
相關涉者固不足以爲雅致也今竊思采錄自萬
葉集以還二十代之撰暨雖今人之所賦里巷歌

謠之陋輔翼名教維持彝倫示勸懲正性情感動
人心者律之以神樂催馬樂之聲容使愚夫愚婦
人人易曉則庶乎民俗風化反朴還淳而亦有補
於國家之治道也曰先生何不爲之考定哉曰制
禮作樂天子之事而非庶人所妄議也且夫若器
數之末候氣之術皆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君子
所貴乎道者固不在於此王守仁曰譬如大樹有
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工夫故自然
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
孔子亦須要如是也可謂知言矣

性情心

問性情心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天皆一天也因時而名異也曰濛曰漢曰滄浪皆
一水也因地而名異也曰性曰情曰心皆一心也
就事而名異也故孟子言性善也曰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繼而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古人之
言性情心皆相通非如後世學者判然爲辨別也
曰其所以有稱謂之異何也曰以四端之心與生
俱生而言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及父子之親天
性也之類而可見矣以其委實無僞而言謂之情

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及得其情，哀矜而無喜之類，而可見矣。以其以思爲職而言，謂之心。觀心之官，思及以耳目爲小體，以心爲大體之類，而可見矣。此非如心統性情之說，而三者各爲鼎位。參立於胷中也。譬猶漾水至武都，曰漢水。下於滄浪洲，曰滄浪水。非三水相合而同流也。夫有時而慘然戚于衷，則涕淚爲之垂固可知。一身渾是惻隱之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性情也。慄然怖于內，則身毛爲之豎，亦可知。渾身都是恐懼之情，非此情之外別有心性也。睟然盛乎中，則見面盎背，亦可知。全

體總是清和之性，非此性之外別有心情也。辭讓是非喜怒哀樂，亦復如此。譬猶當畏日炎熱之時，四海之內山川原隰盡是暑夏，當愛日凝寒之節，天地之間四維八陬盡是嚴冬，未有生長收藏一日同時各爲隅位乘居而並行乎天壤之間也。夫於人心何以異此？曰然則如翹然忿怒之盛，茫乎昏惑之甚，或一言以發之，或一事以曉之，則其人胷中快然，忽如煙消霧釋，何也？曰是所謂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人心之妙用也。夫聖人論人心之妙者，至此而極矣。自此以上無所用其力矣，而更欲

求向上一路而遡其源按其根直得其面目者佛
老所設之教而非儒者之所宜論也曰然則所謂
人人有貴於己者卽心也性也情也何以有爲善
有爲不善曰陷溺其本心枯亡其性情而然天下
之爲不善者亦雖至不可筭莫非陷溺枯亡二者
之所爲所謂非才之罪也或問曰朱子解明德云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然耶曰此言原乎程子虛明善應之語然虛
之字恐誤後學夫心者信也實也天下之物莫實
於心者故莫貴於心者有是實心故有是實物如

以心爲虛則天下豈復有物乎人心之明德譬猶
日麗乎天照臨下土日者實也亦不容說以虛之
字矣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本是一箇誠實心因
其所遇而其稱不同耳堯舜之德光被於四海自
是實心而出孔孟之道垂法乎萬世者自是實心
而流張良爲漢謀李泌爲唐策會衆垓下尅復如
期挽回天下者皆因一心之運用爾敢問先生曰
心者體中之名有證左耶曰如佛氏三世不可得
之說所謂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今試以事實曉
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覺或自手悞掩其心

亦屬醫家所謂心臟亦是也故孟子曰心官則思是猶目之官辨色耳之官識聲心官則思慮是是非非者是也外此豈更復有心可得哉

治生

有二人問治生謂甲曰先儒曰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未安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吾子其思諸謂乙曰陽明王氏曰許魯齋謂儒

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此亦一術也門人問兩人問同而對異者何也曰亦各因其材也敢問先生所處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吾願學焉

敬勤

敬字亦學者之所當務宋儒說敬非無益乎學者然如在中之說大非聖賢之旨也宗廟社稷之中不期而自敬是自然之敬禮之所存也程子曰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之中何敬之修乎是亦恐不然也蓋若夫子有平居燕居之敬

有宗廟朝廷之敬熟翫論語可見矣

勤字可與敬字竝貴重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勤詩云豐豐文王令聞不已是也

生死鬼神

問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浮屠生死流轉天堂地獄之言亦有之乎曰不知也曰無之乎曰不知也曰敢問其所以不知曰吾子以爲夫子嘗畏於匡圍於蒲厄於陳蔡之間者逆知當有如此之難而好經過其地者乎曰否意不知之也曰然老農能種而未必能斂穫年有水旱也聖人能慮而

未必能自達時有通塞也堯舜之聖不能前知篋中之物周孔之智不能逆識來日之變况於死生相隔之事哉夫中華西域書信相通賈胡歲來則固知其國如彼所謂極樂國地獄界未聞生人往還信使聘問則何以得謂有乎然而未嘗能往於十萬億土之西入乎五百由繕那之地下而且睹其無有安養土泥犁耶則何以得謂無乎吾真不知矣豈徒吾不能知之想雖聖人亦所不知也曰然則先王慎事鬼神宗廟之祭祀者何也曰程子曰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獾有祭鷹有祭皆是

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祀五祀，庶人祭其先。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禮也。皆是出于報本追遠，純孝誠敬之意，而非崇尚虛文而求媚鬼神也。曰：先儒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何也？曰：未嘗試得為鬼神饗其祭，則何以知其有無與其饗不饗邪？禮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可謂確言矣。曰：自己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是言也。自

宋以來為確言，未嘗有易其說者。先生以為奈何？曰：此以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成是語，然有大繆人者，蓋父母之於子，思念之切，無所不至，然而纔隔壁而居，則其疾痛痾癢之甚，雖至死亡亦不能相通相知也。况於久遠祖先之精神，隔生人之殊絕哉！理學之弊，空言虛論，無實得之所致，慢先瀆神之甚也。

讀史法

問讀史法曰：如讀史記，須要看劉項志氣，孰壯，項王悲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則其力拔山氣蓋世者

皆出于客氣而不足以爲壯矣。漢王及彭城之敗，馳去。夏，侯嬰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如太史公可謂能形容其志氣之壯也。先儒以爲殘忍者未識英雄之志者也。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也。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有猶英雄之貪其以者。神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脂脛，無毛而不以爲勞，其志如此。舉天下聲色嗜好無足以易吾之此志者，豈不尚哉。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故君子必有英雄之氣，英雄不必有君子之志。教學者當以君子之行難遽語以英雄之事，以易啓機智功利之心也。吾故曰：能知聖人之德量而後可以語聖人之才略也。自古英雄欺人多矣。如管仲徵楚人，以包茅不入之微罪而不詰；僭竊王號之重罪，司馬仲達稱孔明以天下之奇才而不論將略，非其所長。呂東萊哀了凡之輩猶受其欺而不寤也。

太極

問太極圖說曰不知曰何也不知曰形乎上者日月星辰雨露霜雪形乎下者山川原隰禽獸草木皆當以圖爲說也至天地造化之神一心運用之妙皆是生生無窮豈容以圖說也哉若可以圖說則可謂已窮而不可謂無窮矣書曰予畏上帝奉若天命恪謹天命寅畏天命語曰畏天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皆謂可致順受寅畏而不謂所以然也予是以未能達乎所謂太極之理者也曰然則何以爲道之本體教之根源乎曰若柳子厚之天說近世狼子之言固雖出于激談戲語

亦不可謂非來歷根源之說也唯聖賢之教人皆在心跡發見之處未有來歷根源之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源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宰我問短喪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夫不仁不義之事爲之而不安者是則人人皆有之本心恒心其出乎天性之自然謂之性其出乎情實無僞謂之情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性者萬善悉備萬善之綱謂之仁義禮智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見聖賢之言皆平易簡約其事甚邇其理甚易道初不外

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矣。若曰：天地未闢之時，畢竟先有此太極之理，固不足以論然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故學者不得不求此理于人心未發之時。予嘗試求心於此，有年而後自知其感矣。凡人心之用，神發而後有知，神知未發之時，固無知也的矣。夫以未發無知者而求知，夫太極之一理者，猶未五采之分於瞽者，責六律之辨於聾者也。是不獨常人然，雖聖人亦無知也。必矣。吾故以不知爲真知也。曰：然則何以謂性者萬善悉備也？曰：此以其知之已發而言。曰：先儒亦由已發之跡而

推之以言未發之理。爾曰：其然豈其然乎？盍反其本矣。見彈思鵠，炙見卵思時，夜莊周且自知其爲太早之計，浮虛之論，晉之清談，宋之禪學，於家國天下齊治之事業，何裨補之有？後之儒者高唱道體之說，虛揭未發之中，皆淫佛老之間，而非孔孟之旨。至若命有四般，五常互具之言，聖學範圍天命圖說之作，不自知攝踵智顛湛然，比肩知禮淨覺而遠乎日用彝倫之實行，踈乎經世利民之事業者，實爲此也。閔哉。

卷之三

三

業於實公此山因好
愛而致平日以養命



命圖考之非不自味福
之直至其命有因強正
豐之銷進既未發之中
天不齊宗之車業何務
太早之情對感之命晉
本矣具觀思與矣其眼
恭之以言未幾之既爾
日其然豈其然乎蓋其

命圖考之非不自味福
之直至其命有因強正
豐之銷進既未發之中
天不齊宗之車業何務
太早之情對感之命晉
本矣具觀思與矣其眼
恭之以言未幾之既爾
日其然豈其然乎蓋其

